



MISS PYM DISPOSES

JOSEPHINE TEY

萍小姐的主意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梅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萍小姐的主意

Miss Pym Disposes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梅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iss Pym Disposes
by Josephine Te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萍小姐的主意 / (英) 铁伊著; 梅辛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575-4

I. ①萍… II. ①铁… ②梅…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7231号



萍小姐的主意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梅辛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33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75-4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约瑟芬·铁伊

Josephine Tey (1896-1952)

约瑟芬·铁伊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尼斯，原名伊丽莎白·麦金托什。“约瑟芬·铁伊”这个笔名最先出现在她的第二部小说《一先令蜡烛》中。

铁伊曾就读于因弗尼斯皇家学院，之后在伯明翰的安斯特伊体育训练学院进修。毕业之后，她先后在利物浦附近和坦布里奇·威尔斯的体育训练学院任教，直到一九二六年母亲去世，才回到家乡照顾身体残疾的父亲。

约瑟芬·铁伊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L. 塞耶斯并称为“英国三大女侦探作家”。铁伊一生只创作了八部侦探小说，每一部都为读者和评论界称道，被誉为“一生没有写过失败作品的侦探作家”。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讲述故事，细腻的文笔和崇高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其作品的标签。她的小说从来不流于世俗，其文学价值和普世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一些纯文学作品。铁伊的出现，改变了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公式化”、“庸俗化”、“廉价化”的局面，为侦探文学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约瑟芬·铁伊的成名作是创作于一九五一年的《时间的女儿》。这部作品重新描绘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英国王室的历史，在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票选的史上百大侦探小说中名列第四，成为侦探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三日，约瑟芬·铁伊在伦敦去世。她早已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她把自己的财产和全部的版权收入都捐赠给了英格兰国家信托基金，这在侦探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约瑟芬·铁伊 作品年表

- | | |
|------|------------------------|
| 1929 | The Man in the Queue |
| 1936 | A Shilling for Candles |
| 1947 | Miss Pym Disposes |
| 1949 | The Franchise Affair |
| 1949 | Brat Farrar |
| 1950 | To Love and Be Wise |
| 1951 | The Daughter of Time |
| 1952 | The Singing Sands |

1

铃声铿然响起。尖锐刺耳，喧闹不休，令人发狂。

寂静的走廊中轰然响起一阵吵闹声，打破了清晨的祥和宁静。喧嚣声自四方形庭院的一扇扇大开的窗户中倾泻而出，流入晨光微曦的沉寂花园中，花园灰暗的草地上仍沾着露珠。

年轻的萍小姐坐起来，先睁开一只迷蒙的灰眼睛，然后摸索着寻找她的手表。手表不在，她又睁开另一只眼睛。床头柜上似乎也没有。没有，当然没有，她终于想起来了。她昨晚就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床头柜，只好把手表放在枕头底下。她笨拙地摸索着。老天！那个铃制造出来的噪声还真烦人！可恶。枕头下好像没有手表，可是明明应该在的。她掀开枕头，只看到一条精致的蓝白花亚麻小手帕。于是她丢下枕头，仔细查看床铺与墙壁间的空隙。这就对了，有个小小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只手表。她趴在床上，伸出一只胳膊，刚好能碰到它，于是赶紧小心翼翼地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将手表夹起

来。要是一不小心又弄掉，还得起床，爬到床底下才能找得到。她松了一口气，翻过了身子，得胜般地将手表高高举起。

五点半，手表的指针告诉她。

五点半！

萍小姐顿时停止呼吸，惊讶地瞪大眼睛。不，这不可能，不管是体育院校还是学术机构，无论校方如何热衷办学，都没有任何一所学校会在清晨五点半就敲铃开课！当然了，世间无奇不有，这个地方不是连床头柜和床头灯都没有吗？但是，五点半！她把手表贴在小巧的粉红色耳朵上。滴答，滴答，手表的指针正在忠心耿耿地走着。她眯起眼睛，越过枕头，透过床铺后方的窗户看到了花园。啊，果然是一大早，外面的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像凝固了一般。不错，不错！

亨利埃塔昨晚站在门口时，身形高大，威严庄重。她说道：“好好睡吧，亲爱的。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你的演讲。明早见。”当时，关于五点半的铃声，她可是只字未提。

哼，好吧，感谢上帝，这幸好不是她的葬礼。她也曾经提心吊胆地听着铃声过日子，但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将近二十年前。现在，只有把自己仔细修饰过的纤纤玉指，按在服务铃按钮上时，萍小姐的生活中才会响起铃声。吵闹声逐渐被断断续续的鸣咽声取代，进而转入一片寂静。她翻了个身面向墙壁，幸福地把头埋入枕头中。不是她的葬礼。草地上闪耀着露珠，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些花季少女；阳光灿烂而温暖，也是为了这些花季少女。让她们尽情去享受吧。至于她呢，则要再补两小时的睡眠。

萍小姐生就一副娃娃相，粉嫩的脸庞，小巧的鼻子，以及用不易被发现的小发夹固定住的一头褐色的秀发。就为了这些发卷，她

昨晚内心斗争了好久。乘火车旅行已经让她十分疲惫了，再加上与亨丽埃塔的会面，接着又要演讲——她虚弱地想着，也许明天午餐后就能离开这里，那么两个月前才刚刚烫过的头发，只一天不上发卷，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然而，一方面是要与自己脆弱的一面进行抗争，另一方面又不想被亨丽埃塔笑话，她可是仔仔细细地别上了十四个发夹，让它们好好地在夜里执勤。她提醒自己，必须保护坚强的意志——这抵消了她今晨稍早时，由于自我放纵而引起的良心苛责——而且为自己不能让亨丽埃塔失望的念头而赞叹不已。当年在学校，四年级时怯懦幼稚的她，就已经深深地崇拜着担任六年级班代表的亨丽埃塔。亨丽埃塔生来就出类拔萃，她具备一种天赋：懂得发现他人的优点并助其发挥所长。离开学校后，虽然接受的是秘书行政方面的训练，但她的这项才干使她得以在对体能教育一窍不通的情况下，成为这所体育学院的院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亨丽埃塔早就忘了谁是露西·萍，正如露西也忘了谁是亨丽埃塔一般，直到最近萍小姐写了那本书。

这正是露西的想法。因为她的那本书。

写这本书给她带来的惊喜仍未平息。她的人生使命原来是教女学生法语。在双亲相继去世四年之后，每年可以领到两百五十英镑生活费的露西，一手擦干眼泪，另一只手则向学校递上了辞呈。心怀妒忌的校长尖刻地向露西指出，投资应该是多样化的，对像露西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有身份地位的人而言，二百五十镑的年金实在不足以维持她体面的生活。露西仍然坚持辞职，离卡姆登镇远远的，在摄政公园附近租下一处不错的公寓。每当煤气账单交款日迫在眉睫时，她便靠偶尔教授法语挣来的钱安然应付，其余所有的闲暇时间，则拿来阅读心理学书籍。

起初，她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阅读第一本心理学书籍的，当时纯粹是因为觉得有趣；后来她继续阅读其他的心理学书籍，则是想知道这些书是否都一样愚蠢至极。读到第三十七本同类型的书时，萍小姐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当然，她的学说，可是与至今为止她所读过的那三十七本都截然不同。事实上，那三十七本书简直是蠢透了，她读到最后，气得坐下来，开始书写驳斥的论点。由于心理学著作必须使用专业术语，而这些术语又多半不是英文，所以这些驳斥论点写在纸上，更是显得学识渊博，造诣极深。然而，若是萍小姐没有在一张作废草稿——她的打字技巧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的背面写了一封短笺，也不会有人对这些稿子印象深刻。短笺上写的是：

亲爱的斯托拉德先生：

阁下若能在晚间十一点后不使用您的无线电收音机，本人将甚为感激。您在晚间使用时，本人甚为困扰。

您忠诚的

露西·萍

这位与露西素昧平生的斯托拉德先生——只见过他的名字写在楼下的门牌上——当晚亲自登门造访。斯托拉德先生手上握着摊开的短笺，显得气势逼人。露西连连咽了好几下口水，才能勉强说出几句有条理的话。但斯托拉德先生并没有为无线电收音机的事情发火，他自称是个出版社的审稿人，对萍小姐不经意间用来当短笺的信纸背面的稿子有浓厚的兴趣。

一直以来，若是有人提议出版一本心理学书籍，出版商一定会

摇铃请人送来一份白兰地，然后劝对方打消这个念头。但是恰好从一年前起，不知怎么的，英国民众突然对小说感到厌烦，转而投入深奥的主题，诸如天狼星究竟离地球有多远，或是博茨瓦纳某个部落原始舞蹈的内涵意义等等，这个变化深深地震撼了出版界。因此，出版商无不竭尽全力地寻找新主题，以满足读者求知的渴望；而萍小姐刚好恰逢其时地落入出版商热情欢迎的双臂中。结果是，出版社的资深合伙人邀请萍小姐共进午餐，并签订了一份合约。这不只是幸运而已，万能的造物主不但让英国人厌倦了小说，也让知识分子受够了弗洛伊德那帮人的学说。他们寻找的是新思维。露西正好脱颖而出。某天早晨一觉醒来，露西发现不但自己出了名，她的书更是极为畅销。震惊不已的露西走出家门，草草咽下三杯黑咖啡，然后整个早上都兀自双眼发直地坐在公园里。

收到亨丽埃塔的信时，她的书已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盘桓数月了，而露西也已习惯受邀到各个学会做演讲，阐述自己独特的看法。亨丽埃塔在信中回忆了她们在学校就读时，共同享有的美好岁月，更邀请露西过去小住一阵，为学生讲课。其实露西已经厌倦了演讲，对亨丽埃塔的印象也不深刻。她本打算提笔写信婉拒，却想起了四年级的某一天，她的同学发现了她拼命想隐藏的一生之耻——她的受洗名：利蒂希娅。虽然她当时只是一名四年级的学生，但想法已是相当超脱。露西心里挣扎不定的问题是：如果她去自杀，她的母亲是否会介意；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她真的为此而死，母亲也算是自作自受，谁让她为女儿取了个如此浮夸的名字！亨丽埃塔当年以玩笑式的遣词造句，将这个事件化解成一出诙谐剧。自此，再也没有人提过利蒂希娅这个名字，露西因而得以放弃投河自尽的念头。此刻，露西坐在自己颇为体面的起居室中，当年的感激之情再次汹

涌袭来。于是当她落笔时，写的是：愿意到亨丽埃塔的学校小住一夜——幸好，她的感激之情还没有完全遮蔽掉她与生俱来的谨慎——并且非常乐意为学生演讲心理学。

一切尚算愉快，露西想着，拿起一沓讲稿遮在眼前，以抵御强烈的日光。她从来没有过如此安静的好听众。一排排油亮亮的脑袋，把空洞的演讲厅装饰得有如花园一般，更何况，还有热烈掌声的陪伴。在各个学会听了好几个星期礼貌空洞的掌声，这样热情的击掌齐奏对她而言简直犹如天籁。再说，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颇具水准。虽然演讲厅的日程表上清楚地注明当日演讲的主题为心理学，但露西先前并没有期望有多少人能真正欣赏这堂演讲。她原本以为这群年轻姑娘不过是肌肉发达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提出问题的总是少数人，所以其他人依然很有可能仅止于头脑简单。

哦，今天晚上，她就可以躺在自己温暖的床上，其余的事不过是过眼云烟。亨丽埃塔一再劝她多留几日，有那么一刹那，她的意志也略有动摇。不过晚餐改变了她的想法。夏日晚间吃煮豆子和牛奶布丁，没错，的确能吃得很饱，营养也足够，但是不可能让人神清气爽地过日子。这是一顿让人绝不想再吃第二次的晚餐。亨丽埃塔也说过，教员席上的菜色和学生桌上的相同。露西暗暗希望亨丽埃塔不是因为看到自己对煮豆子投以怀疑的眼光，才意有所指地说出这句话的。事实上，露西也试着用愉快的方式去看待那盘煮豆子，也许她的表演并不成功。

“汤米！汤——米！哦！亲爱的汤米，醒醒吧。我真要绝望死了！”

萍小姐顿然清醒。这个绝望至极的声音似乎就在她的房间里。她这才发现，房间的第二扇窗户正对着庭院；因为庭院相当小，房

间与房间的对话声自然而然就透过窗户清晰可闻。她躺了下来，想要安抚自己那颗急速跳动的内心，并从堆在脚趾后的被单上方望出去，看到窗户框住了对面的一片墙景。她的床安放在房间的一角，右边墙壁的后方有一扇窗，面对庭院的窗户则在她的左床脚后方，她躺在枕头上，透过长条形的缝隙看出去，只能看见庭院另一头半扇打开的窗户。

“汤——米！汤——米！”

一个黑色的小脑袋忽然出现在萍小姐视线所及的窗户里。

“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能赶快行行好，”那个黑色的小脑袋出声了，“找个什么东西去醒托马斯^①，别让戴克斯再吵了。”

“亲爱的格林盖奇，你真是个不通人情的野兽。我把吊袜带弄断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汤米把我唯一的安全别针借去参加游园会，当挑针用了。她必须得还给我——汤米！哦，汤米！”

一个音调较低的新声音加入：“嘿！小点声。”接着是一片沉默。露西感觉在这片沉默中，她们好像正用手势沟通着。

黑色的小脑袋问道：“你打的那些信号是什么意思？”

“别出声，告诉你，她就在那里！”这次是沉重绝望的低音。

“谁？”

“那个姓萍的女人。”

“亲爱的，你在胡说什么啊，”又是戴克斯那高亢清亮的声音，兴高采烈地称呼对方为亲爱的，“她就住在前厅，和其他教员一样。你说，如果我开口问问，她会不会正好有个多余的安全别针可以借给我呢？”

^①汤米是托马斯的昵称。

“我觉得她更喜欢用拉链。”又一个新声音出现了。

“你们都小声点儿！告诉你们，她住在本特利的房间！”

这下子真的完全安静下来了。露西看到一个黑色的小脑袋飞快地转向她的窗户。

“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人问道。

“乔丽昨晚给我送宵夜时说的。”露西记得乔丽弗小姐是宿舍的管理员，心想乔丽这个昵称，让这个严酷的人听起来温情了许多。

“上帝啊！”先前提到“拉链”的那个声音再度开口，语调激动。

一阵铃声划破了寂静，如同稍早时吵醒她们的那阵铃声一样刺耳。黑色的小脑袋在铃响第一声时便突然不见了踪影，戴克斯的声音夹杂在众多噪声中绝望地哀泣着。日常生活的琐事开始出现，这桩无足轻重的社交失态悄然让位。一波波声音响起，与铃声应和着。房门乒乒乓乓地响着，走廊上满是杂乱的脚步声，人声鼎沸。有人想到汤米还在酣睡，既然从附近的窗户丢东西过去都没能吵醒她，索性砰砰地敲打起她紧锁的房门来；接着，从庭院的草地那头，传来了脚步踩在碎石地上的、踢踢踏踏的奔跑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脚步踏上碎石道，楼梯间则越来越安静，喋喋不休的嘈杂声攀升到最高点，然后渐行渐远。当所有的声音都随着距离变远而退去时——或是全部移动到教室里了——只听见最后一双脚飞奔过碎石道，伴随着一个声音不停地嘟囔着：“该死！该死！该死！该死——”一步一步诅咒。显然，这就是那个睡过了头的托马斯。

萍小姐对这个未曾谋面的托马斯深感情。没错，无论在什么时候，被窝都是最诱人的，但若是睡得连对喧闹的铃声或同学的呼唤，都能不为所动，那么起床必定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有可能是威

尔士人。所有姓托马斯的都是威尔士人。凯尔特人^①最恨起床了。可怜的托马斯，真是太，太，太可怜了。露西真想帮托马斯找一个让她可以在中午过后再起床的工作。

睡意再次袭来，让露西越陷越深。她不知道“更喜欢用拉链”究竟是贬是褒。至少用安全别针的人，不是最令人仰慕的，所以，也许——

她睡着了。

①凯尔特人，居住于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高地，雅利安民族的一支。

2

她正遭受两名六英尺高的哥萨克骑兵的鞭打，理由是法令规定要使用拉链，而她却坚持使用传统的安全别针。当血开始慢慢地顺着她的脊背流下时，她才醒过来，发现唯一受到惩罚的是她的听觉。铃声又响了。她顾不上身份和教养，咒骂了几句，然后才坐起来。不！绝不！她绝不在午餐后多逗留一分钟。两点四十一分有一班车从拉伯洛站开过来。也就是说，在两点四十一分的时候，她已经道了别，对朋友的义务也已经完成，她的灵魂将充满逃脱后的喜悦。她会在车站月台买一盒半磅重的巧克力慰劳自己。过完这个星期，浴室中的磅秤会清楚地显示出后果，但那又怎么样，她才不在乎呢！

磅秤让她想起，在有礼教的生活里，人必须要洗澡。亨丽埃塔对于露西留宿的房间离教员浴室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这件事曾经表达过歉意；同时，她还对把露西安置在学生宿舍一事表达了歉意，

但是弗勒肯·古斯塔夫森小姐的母亲从瑞典来做客，占用了唯一的教员客房，而且她要到下个月初学期成绩发布会结束、看过女儿的工作成果后才会离开。露西怀疑自己的方向感——她的朋友一致认为，她的这项能力相当糟糕——是否能帮助她走到那间浴室。在空无一人的明亮走廊中徘徊，最后走到讲堂中的这个过程已相当可怕。但若要在拥挤的走廊上开口问一群因早起而沮丧的小家伙，如何才能让她这个赖床人找到浴室的位置，岂不更糟。

露西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她觉得光看到事情恐怖的一面是不够的，必须要能看到另一个相对面。她坐了好一会儿，脑子里一边想着这些恐怖事件，一边享受着什么事也不做的愉悦感，直到另一阵铃声响起。同时，新一波脚步声也让整个早晨忙得不可开交。露西看了一下手表，七点半了。

她决定当个不太有仪态的野蛮人，直接穿戴女佣口中所谓的“臭皮囊”——不管怎么说，把自己浸泡在水中这项活动也只不过是当下的时髦而已。若是连查理二世都可以散发臭味^①，她这一介草民，对没能洗澡又如何能有怨言呢？这时，有人敲响房门。得救了。谢天谢地！她孤立无援的状况就要解除了。

“请进！”露西的语调就像鲁滨孙在欢迎登陆队伍一般。一定是亨丽埃塔来道早安的，自己怎么早些时候没想到呢，真傻。她的内心仍然和孩提时代一样毫无信心，没期待亨丽埃塔会纡尊降贵地想到她。真是的，她应该培养一些名人具备的习惯才是。也许去换个发型，或在一天内用端庄的音调复诵二十次以上的——“请进！”

^①欧洲人以前并没有经常洗浴的习惯。据传在一六六五年夏天，查理二世和王室成员到牛津度假，一位古董商人的日记中写道：“虽然他们看上去衣冠齐整、快乐，但他们非常无礼和粗鲁。在他们离开时，所有的地方，烟囱里、书房里、卧室里、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